

传统文学与当代意识丛书

饶芃子主编

中国 现当代小说 中的知识女性

殷国明 陈志红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书馆

2



传统文学与当代意识丛书编委会

主编：饶芃子

编委：李文初 罗东升

杨明新 饶芃子

洪柏昭 殷国明

（以姓氏笔画为序）

传统文学与当代意识丛书

前言

饶芃子

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方面的发展给中国传统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怎样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光大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是当前文学研究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传统文学与当代意识丛书》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而编著的。

社会在变革中前进，中国的传统文学要在当代焕发出新的青春，就需要在传统文学与当代意识之间架设起一座理论桥梁。一方面用当代意识去审视、观照、评析我国的传统文学现象，探索其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另一方面是要在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文学当代意识的形成、嬗变及其形态。今天的中国文学，是历史的中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传统文学与当代意识之间并不存在根本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是彼此不相容的，甚至互相对立的，而应该是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为基础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揭示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做到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当代意识的大厦，同时通过当代意识来发现、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学遗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认真、扎实地做一些研究工作，从不同角度寻找古今中国文学的交汇点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传统文学与当代意识丛书》是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当代意识来探讨我国古今文学现象的学术著作，共十二本。其中有的是填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些空白领域的，如《中国山水诗史》、《中国散曲史》、《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史》、《中国现代散文诗史》等。这些专著的作者试图以新的方法、新的观念，从一个侧面研究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态及其发展变化，并作具体的审视和评析，通过对传统文学的反思来激发新文学的创造。以《中国山水诗史》和《中国散曲史》为例，前者是一部研究中国山水诗从孕育、形成、勃兴到繁衍的全过程学术专著。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概括中国山水诗发展的基本史实和风貌，揭示其流变的趋势和脉络，总结山水诗创作的丰富经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后者以开放的思维形式，研究散曲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展示其丰富多彩的形态，探求其审美的价值。总结其发展的规律，既有宏观的抽象概括，也有微观的具体分析，观点、立论都很新颖。这两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在中国文学的研究领域里都是首创的。丛书中的一部分专著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如《中国当代知青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女性》，主要是对现当代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作历史性的考察，探讨现当代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批判、继承与革新及其不同的艺术形式，同时也揭示现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纵线继承和横向借鉴的关系，总结经验，寻找新的理论突破口。作为丛书的主编，我并非对本丛书的十二个选题及其内容都有研究，但我确信这些选题的研究，对当前中国文学的发展、对当前文学研究的推动都是有意义的，将会有助于人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并促进我们的文学更快地走向世界。我诚挚地希望这些有益于社会的学术成果得以问世，愿意和丛书撰稿人一起分享他们那种在学术上艰辛探索之后终于有所发现的喜悦。

本丛书的撰稿人都是广东省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科研方面已有丰富的经验，大多出版和发表过学术著作或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并且都是在对某一专题长期研究中确立自己的题目的。他们学术思想活跃，对时代、对历史、对文学有敏锐的感觉，在自己的选题中都表现出一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无论面对的是历史上复杂的文学现象，还是现当代文学中表现的新问题，都力图以科学的态度大胆地进行研究和思考，并且出于文化自觉感的驱使，把自己的探讨和结论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主编这套丛书的时候，在注意和重视科学性的同时，也十分尊重丛书作者的探索精神和学术个性，努力做到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大学生和文学专业工作者提供一套有特色的专业参考书。

最后，还有一点要告诉读者的，就是这套丛书已经有关专家审定，列入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从今年九月起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分期出版，每年度出版几本，力争在一九九〇年以前出齐整套丛书。为此，我在这里代表丛书编委会、丛书作者向关心、支持本丛书的专家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序

饶芃子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我熟悉的青年学者，他们虽然是新时期才走上文学研究和评论的道路的，但都有了丰硕的成果。这本专著是他们两人合作撰写的。全书分上篇和下篇两部分，上篇《从传统到现代——被震荡的心灵》（1919——1949），由殷国明撰写；下篇《漫长的道路——永远的追索与寻求》（1949——1989），由陈志红撰写。两部分出自两个人的手笔，却能做到前呼后应，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实不容易。我在阅读他们书稿的时候，除了十分称赏他们在课题范围内所进行的历史探索外，对这一点也特别感到满意。

大概是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女知识分子的缘故，我对这本著作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很小就迷上了文学，对书中论述的那些光彩照人的知识女性形象，十分熟悉。她们曾经在不同时期给我启迪和影响。冰心是我儿童时代的偶像。我的“作家梦”是从读她的《繁星》开始的。冰心是一位有爱心的作家，她早期写的小说和小说中的知识女性，都充满爱的意蕴，很能给人以温暖和慰藉。在“五四”以后崛起的女作家群中，庐隐也是我崇拜的作家。我是在十二岁时从家里的书架上“认识”她的，那本绿色虎皮笺封面的《庐隐选集》后来就归我所有，我曾不只一次地阅读它，被她笔下的那些知识女性所打动，有时还和她们一起欢笑和哭泣，以我当时的童稚之心，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些艺术形象的

思想和美学内涵的，但她们的确在我心中激起一种难以抑制的审美感情。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鲁迅的作品，由于我并未有人生的阅历，所以在读完那两本暗红色大三十二开本的鲁迅短篇小说集后，深深感动我的并不是《阿Q正传》、《狂人日记》和《孔乙己》，而是《故乡》和《伤逝》，我还背下了这两个作品中的好些段落。第一次阅读《伤逝》，子君的形象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子君的不幸不仅在于社会的黑暗，还在于她爱上了一个不能回报于她的涓生，她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的知识女性，但生活在地面前关起了大门，于是，她唯有去死，以死控诉社会，以死来维护自己的人格。文学作品中子君们的命运，常常在我的内心深处唤起一种不可名状的忧伤，给我的性格调上了忧伤的色彩，乃至大半辈子也没能挥掉它。胡适的《终身大事》中的田亚梅，是“五四”时期中国的“娜拉”，我在上大学以前没有读过这个剧本，但却很早就从我母亲口中听过这个叛逆女性的故事，因为她在中学时排演过这个戏，她每次讲到“田女士”，都表现出一种凝重和崇敬的神情，后来我读这个作品，觉得并没有她老人家说得那么好，颇有一种失落感。前年春节，我去拜访我母亲青年时代的好友，一位退休来穗定居的女教师，她出身书香门第，一生追求文学而不为所知，写过不少很好的绝句和律诗，现在虽年近八旬，但和我谈起“五四”的新文学运动，仍能一字不漏地背诵“田女士”在剧中的对话，感情上也不无激动，我终于懂得“田女士”在她们这一代人心中的“重量”：她是她们在当时生活中所能看到的一点“光”。历史总是向前延伸，文学的画廊也不断在向前构筑，一代的文学哺育一代的人，文学的火炬总是一代代传下去。如果没有现代文学画廊中那么多的知识女性，怎么会有当代文学画廊中的林道静、钟雨和陆文婷……她们都是属于自己的时代和历史的。

随着文学研究的发展，近几年来，报刊上已发表了不少论述

女性文学和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文章，我在《传统文学与当代意识丛书》中立这样一个题目，并非因为它是一个热门课题，而是因为“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女性及其所体现的价值，是应该引起人们关注和重视的。知识女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出现，已成为一种延绵不断的文学现象。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对它进行历史和理论、宏观和微观的探索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多么独特丰富的“世界”！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强化的“男性世界”里，文学作品中宏大的知识女性队伍的出现，她们的熠熠生辉的形象，是那个被忽视的“女性世界”穿云透雾发射出来的一道道强光。通过这一道道的强光，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女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她们寻求解放的艰苦历程，还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她们为此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这里，有历史的丰富的内涵，也有美学上的迷人的魅力。

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女性，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女性，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正如这本书的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是因为她们属于最先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及其处境和命运的女性，也是最先能够面对世界表达和申述自己的女性。……她们对于历史变迁的敏感，对于外部世界和自己内部世界的深刻的体验”；她们更能表达、反映“女人内心的情感、欲望和想象”。一句话，她们是作家笔下“女性世界”中最先觉醒的一群。在她们身上，有更多的时代光泽，通过分析和研究她们，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更深的历史理解。

殷国明、陈志红在撰写这本专著之前，就已有了女性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是在这一专题的长期研究中确立这个题目的。拿这本专著和学术界的同类论著比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思辨力和历史感强，考察和研究问题的角度、方法不单一，而且有很好的艺术感受力，思维活跃，语言流畅，在分析、阐明问题的时候，既有对文学中知识女性整体的描述，也有对“五四”以

来小说中知识女性的出现、发展和变化作历史的探索；既有对同类型知识女性形象的比较审视，也有对某些知识女性典型形象的微观剖析；既能阐明其同中之异，又能概括其异中之同，从中总结出若干带有规律性的文学创作经验。虽是一本学术著作，字里行间，也常常有作者真情的流露，令人读了难以忘怀。

这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中的女性问题，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和女作家群体的出现，进入到她们笔下知识女性的艺术世界，剖析那些走向个性独立的新女性，展示她们如何从传统到现代的曲折历程：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社会的沉思和寻找精神的寄托，选择的迷惘和对女性人格美的呼唤，她们走向民族解放运动中曲折的心路，以及在新的地平线上新的知识女性形象的形而上的趋势。但书里涉及的远不只是文学的女性领域，在作者笔触较深的地方，在他们论述的具体问题的背后，也有人类社会的共性问题，如对人格力量、人生价值、人的生命意识的理解，社会理想的追求，等等。在这些方面，两位作者在他们分工撰写的部分，都各有若干精彩哲理的昭示，这是他们在艰苦的美学寻找中得来的，有如一些闪闪发光的小珍珠，很为这本书增光、生色。也许是因为两位作者都比较年青，所以当他们在对问题作历史的整体的描述的时候，有若干不尽客观和全面之处，思辨的强化和主观感情的介入也使有些问题出现观点的倾斜。尽管如此，毕竟瑕不掩瑜，在我看来，它仍然是一本有理论建树和文学见地的专著。在这里，我愿以第一读者的身份，衷心地向广大读者推荐它。

1989年10月31日于暨南园

前 言

至今，没有一个女性出来声称，中国近百年来新的文学史首先是由女性创造的。但是假如真的失去了有关女作家，女性的形象乃至女性文学这一部分内容，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的枯燥无味大概就可想而知了。不可否认，我们现在所处的仍是一个可恨的“男人世界”，评价文学的目光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男性的偏见；但是也不能否认，这个“男人世界”早已开始动摇了，尤其在最接近人的天性的文学世界里，“女性文学”不仅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已成为一种价值标准，一种艺术尺度，在人的心灵意识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于是，当我们试图了解中国整个新文学发展的时候，首先把目光停留在一系列知识女性形象上了。当然，出于我们的兴趣，恐怕也是我们力有所不逮，最后我们宁愿把本书论述的对象局限在小说范畴之内。我们希望这些知识女性形象能像但丁“神曲”中的俾德丽采一样担任一次历史的——当然不是地狱和天堂——导游，带领我们在曲折弯险的美学道路上去看世界，去看女人和男人的生存阅历及其心灵发展的历程，里面浸透着血、泪、情、智及其人性中最纯洁、最美好的追求；有皆大欢喜，也有皆大苦痛；有虚无飘渺，也有脚踏实地；有罪与欲的纠缠，也有道与义的重负……只要我们心诚，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和体谅，就能从这些女性烁烁闪动的眼神中看到和领略一切：一切历史和人性显露

的和还未完全显露出来的细微末节，一切已被偏见和陈词滥调所掩盖的生命的感能，一切男人的谎和女人的孤傲下面的情感的斑驳——一切在一个单纯的“男人世界”里永远无法获得和理解的东西。

是的，在这本小册里，我们是想通过女人去理解历史，去理解人。也许在这方面男人们一向是“主讲”，而且把应该告诉女人的都告诉女人了，但是女人至今还没有真正地发言。这就使我们今天的世界尽管有海底钻探、宇宙飞船，有人造心脏和传真通讯，当然也有女首相和女总理，但仍然充满着荒谬、隔膜、不幸和灾难。记得李大钊就曾谈到过，由男人管制的社会和文明是“半身不遂”的社会和文明，他说：“我很盼望我们中国不要长有这‘半身不遂’的社会。我很盼望不要因为世界上有我们中国，就让这新世纪的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文明。”^①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很盼望中国不至于有一个“半身不遂”的历史和“半身不遂”的文学。

虽然，要完成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越俎代庖，去代替甚至协助女性去完成她们自己的使命，她们需要自我申述和自我完成。就此来说，女性也许生来就有信赖他人的天性——男人们往往把这归于依附性和软弱性，在以往的时光里，常常把自己一些希望和应该得到的回报托付于他人，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于男人（相信男人们的善良、仗义和知情知理），但男人们往往私下有所保留，在这种不平等的交换中，女性往往陷入困境。

这也是本书把研讨的重点放在知识女性形象范畴内的一个原因。在这里，我们并不想鼓吹知识本位，但是知识之于女性的意义是应该被强调的。知识女性之于我们所面对的论题虽然在外延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在内涵方面却大大充实了。在现代

①《战后之妇人问题》（1919年2月15日），原载《新青年》第6卷第2号。

社会中，知识女性之于一般女性的不同之处固然很多，但最能引起我们注意的，则是因为她们属于最先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及其处境和命运的女性，也是最先能够面对世界表达和申述自己的女性，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知识女性都显示出了自己迷人的魅力，她们对于历史变迁的敏感，对于外部世界和自己内部世界的深刻体验，对于人性各个方面设身处地的关注，等等，都构成了这个五彩缤纷世界中令人留恋忘返的片断，至于在她们天性中所保留并且时常形之于言表的作为女人的情态、欲望和想象，更蕴藏着人类活动中无限的秘密。

因此，较之于一般劳动妇女来说，知识女性属于新一代妇女的代表。就现代小说中的女性来说，她们实际上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妇女的代言人，能够更深刻、更完全地表达出作为女性的自我及她们内在的情态和意愿。知识女性，当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她们属于知识分子（或青年）的一部分，她们最先接受了现代科学，现代思想的熏陶，在整个社会中最先觉醒，最先起来向专制黑暗抗争的一群人；另一方面她们属于女性中的一部分，她们不仅拥有女人的天性，而且不能不承担历史赋予女人的那份重负。她们的命运不能不和历史造成的女子悲哀的地位相联系，这种双重身份使知识女性本身的生存状态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使她们的主观理想和现实环境经常处于强烈的反差情势之中。如果说知识的拥有赋予这些女性和男人在同一的历史起跑线，使她们拥有了和男性平等对话、平等开创未来的思想台基，那么女性的特质却时常使她们在社会面对更多的困难，经常处于实际上不平等的尴尬境界。这在她们的心理中就造成了更多的情感波澜，时而处于无限美妙的梦幻之中，如春日花开，云中飞鸟；时而会陷入无底的忧愁和悲哀之中，如秋日落叶，枯井鸣蝉；时而会喜出望外，尽情欢笑；时而会心灰意懒、痛苦泣涕，这并不是说她们感情多变，而是说她们的心灵在

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能不处于不断震荡之中，具有非常复杂丰富的内容。

于是，也许是一种情不自禁，我们不能不被这种情感的波澜所吸引，在本书更多地注意到知识女性心态的变化及其所隐含的生活内容。应该说，在文学之中，知识女性的这种情感波澜，她们的哭和笑，悲和喜，痛苦与挣扎，多情与悲悯，爱与憎，本身就是一首首美妙感人的诗，一曲曲凄婉动人的歌，它们从女性心灵某个深远的幽谷飘出，带着情感的震荡和旧痕，缠绕在人们的心绪中，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思索和反响。这种情愫不仅增强了一部分现代小说的艺术应召力和感染力，而且也得到了大量的令人着迷的人性课题，给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心里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

因此，当我们面对一个个知识女性形象时，我们被她们的生活所吸引，感情所吸引，经历所吸引，很容易陷入一种有关人的命运和状态的社会思索之中，急于想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甚至会忘却了她们仅仅是“形象”，从而也就忽略了有关“形象”的艺术问题。这也许会给这本书本身带来某种缺陷，使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本探讨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书，而不是一本谈论艺术创作本身特点的书，不过，我们恐怕一时还不得不不对这种缺陷采取一种“容忍”态度，因为在我们尽量靠近这些艺术对象过程中，一下子根本不可能回避大量的活生生的情感问题和生活问题，我们只能与她们站在一起共同面对它们的挑战，一起思考和探索。

也许，在本书中，我们只是在完成一种对话——一种站在平等的台基上，企求平等的对话。我们希望和她们的谈话能够推心置腹又能彼此谅解，能够无拘无束又能互不伤害，我们满怀真诚走到她们中间去，并不想把什么强加于她们，只是为了寻求一种历史的和解和理解。作为女性，这些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有自己独

立的历史生命，她们可以尽量地表述自己，同时也可能有所隐瞒，有一部分生命或许是连她们自己难以表达甚至难以知觉的。从尊重她们的整体生命出发，我们不仅需要理解这些形象已经显示出来的那部分生活内容，也需要去体察和理解那些一时难以表达出来，因为种种原因被“隐瞒”的那部分生命活动和意义。

这并不那么容易做到，我们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难点。

比如，在确定一些知识女性形象意义的时候，就不能仅仅根据其表面的装潢下结论。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家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笼罩下塑造艺术形象的。这样，如果我们忽略知识女性形象的艺术涵义，那么这些形象的艺术意义也会“欺骗”我们，造成历史和美学判断力的失落。尤其在一个仍然由“男人统治”的世界里，当我们面对女性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内容。在这里，艺术虚构的“形象”或许就像一个屏风，每个作家都可以在上面描画漂亮的图画和题诗，但真正的知识女性却可能藏在背后的什么地方，作者可以在这个屏风上做各种文章，比如用男人的理想去创造女性，或者用女性的温存去表现男人的观念等等。

其实，我们已经给自己制造了难题。在“形象”这个总题目下，我们所面对的知识女性已明显属于两个世界，一种是女性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形象，另一种则是男性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形象。前者可以说是知识女性的自我探索和自我表现，后者则是男人看女人，属于旁观者的艺术表现。这就把我们的形象分析弄得复杂化了。虽然我们抱着一视同仁态度，但是也不能不承认差异。俗话说，旁观者清。在文学创作中，男性作家可能从自己独特的角度看到女性的一些特点，揭示出一些连女性自己都未能揭示的女性生活内容，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很难摆脱男性意识中的一些局限性甚至偏见。这些局限性或者偏见有时很容易掩盖或者误解女性一些特有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这些知识女性形象仍

然也会受到扭曲和肢解——尽管这种扭曲和肢解常常是善意的。

这种善意往往会使人们走入迷境。男性作家情愿用自己感情来承担女性命运中的磨难和悲剧的时候，在无意识之中也会伤害女性敏感的自尊心，因为在这层同情意识的深处依然隐藏着“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男性在名义上在为女性而牺牲，而在另一重要意义上则依然是以牺牲女性为基础的，这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进入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对于一些知识女性形象来说，她们被笼罩在一片男性世界充满同情的温柔的目光中，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剥去这层面纱，这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女性的懦弱，而且还有男性的懦弱。男性作家会把自己的胆怯、犹豫和退萎在合适的时候移交给女性来承担，通过牺牲女性的自尊来获得自己心理上的安慰。

这尤其表现在敏感的两性关系描叙中，爱的天平是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来回晃动着。如果说爱是男性和女性的一种共同需要，那么在争取和获取爱的过程中，男性和女性的态度并不是全然相同的。应该说，在一个男女关系受到多种因素牵制的社会条件下，男子并不可能摆脱女性的解放状态去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但是男子有可能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找到更多的借口，比如推委于女性的麻木和软弱就是一种，他们总是把爱的法码在自己这一边加得重一些，在精神上来维持自己的自尊心。

显然，我们并不想伤害男性作家的自尊心，只不过是更接近于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的心灵。为此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寻找一条自己的道路，更有效地避免来自传统的男性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干扰。这种干扰包括老式的，也包括新式的，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这种小心翼翼也是本书作者的一种独立姿态，贯串于全书始终的将是一种平等的对话，本书作者决不会受小说中形象的支配而随波逐流。

无疑，这种姿态决不只是针对男性笔下知识女性形象的，同

样适用于女性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形象（包括自我形象）。当然，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女性作家在这方面所流露出来的感情、意志和态度比男性作家更接近于女性的真实，她们有自己那份天赋的敏感和细腻，对于自身的处境及其欲望和所思所想有更深的体验和了解。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女性作家笔下所涌现出来的知识女性形象更显得血肉丰满，性格动人。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形象也不能被看成一个掏空了心灵的人物，她们作为完整的生命，依然有一部分被压抑的、无法得到表达或者尚未觉醒的心灵意识；在这一部分心灵意识中，一些可能是属于这些女性作家想表达未能表达的内容，一些可能是由于作家自身意识的局限被压抑和隐藏的内容。

在后者提醒我们注意的内容中，特别吸引人的是知识女性形象的自我塑造。遗憾的是在我们所要描述的文学时代里，这种女性的自我塑造还不可能完全摆脱男性意识的牵制，甚至可以说，这种自我塑造仍然是在男性目光的认可和鼓励情况下进行的。“女为男性而容”——不仅是一种古老的生活观念，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审美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作家的自我塑造往往伴随着痛苦的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处于自我发展和自我限制的夹缝之中。有时候，迫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压力，她们不得不因为获取一些社会的认同，顺应人们对女性的普遍要求，去修正解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时候，女性作家的这种自我塑造不仅仅是一种寻求理解，而且也是一种呼吁，呼吁社会对她们的生存和发展放宽尺度，允许她们有自己独立的生存意志。

在这里，我们的思路也许又跨进了一个时空。在这本书中，知识女性形象不能不扮演着双重角色：一种是在社会生活中特殊的人生，在她们身上闪烁着各种各样时代生活的光泽，体现一种社会倾向和生活理想；一种是艺术家笔下独特的形象，她们是作家根据自己审美理想虚拟的，和她们所依存的时代有差距，有

距离，不能一概而论。这二者是互相联系着的但是又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就前者来说，这些女性形象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时代女性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而就后者来说，她们又亲手打破了这面镜子，使自身意义脱离了单纯的客观生活状态，表达着作家主观美学理想的情愫。这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也许就是一堆散落的镜片，每一块碎片上都有一个不规则的独特的太阳、蓝天和大地。也许在这二者之间，我们能够获取更多的东西，在笔者和读者您的面前，知识女性形象的意味不仅远远超出了女性文学的范围，而且具有多层次的文化意义。

我们希望如此，在形形色色的知识女性形象进行对话过程中，我们也获得了一次重新体验和反省人生的机会。这是一种漫长的精神世界的游历，人类各种各样曲折而又复杂的感情状态会把我们带到地狱，也会带进天堂；会使我们在悲哀绝望的情绪低谷中瞻望精神升华的巅峰异采，也会使我们在激情亢奋的高潮中重新体验人性负重的失落感；所有一切在日常生活中极不显眼的细微小事，在艺术眼光的凝视下都会显示出其神奇的风采，在这种艺术对话中，我们所获取的也许比我们所期望的更多。在当代生活中，人们对于女性及女性文学越来越重视，也许正是与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恐慌心理联系在一起的，两性之间的隔膜和冲突成为这个世界人性的失落的潜在因素，阻碍着人们去获得一种更为圆满的人生境界。因此，企求一种两性之间的真诚对话，也是人类从精神深渊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心理期待和途径。女性在过去时代被剥夺的东西，可能会在发展中的现在和将来得到更大的补偿。

这种可能性将增强我们与现当代小说中知识女性形象直接对话的心理期待，使我们尽快地把目光投向那个即将豁然洞开的文学世界。在那里，在一个文学新时代到来的晨曦中，一系列生动活泼的艺术倩影正向我们款款移步，等待着我们的迎接。